

论无产阶级 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論无产阶级
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

以 群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乐秀镐 装帧

論无产阶级

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

著作者 以 群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8 11/16 字数：175,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3年5月第2版

1963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6,000 册（内精装 1,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589

定价：（九）0.9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初版于 1960 年 6 月出版。现經作者抽去原书中的《学习列宁批判地对待文化遗产的精神》、《杂談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才能、群众創作、泼冷水》等三篇，又从别的論文集中补入了《两类矛盾和文学問題》、《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結合》、《論文学的典型性》、《論文学的“輕騎队”》等四篇及未收过集子的《論鲁迅的杂文》一篇，并将原有各篇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訂。

目 次

建国十年来的文艺思想斗争 ······	1
我們的文艺方向和創作方法 ······	30
在斗争、竞赛和群众的考验中前进 ······	43
两类矛盾和文学問題 ······	53
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	75
反映现实、表现理想 ······	90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道路 ······	98
論文学的典型性 ······	110
論作家的思想武装 ······	122
杂談艺术的思维 ······	160
杂談情节、风格及其他 ······	169
論文学的“轻骑队” ······	177
論现实主义及其他 ······	187
論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 ······	224
論文艺的真实性和思想性 ······	235

論魯迅小說的特色	249
論魯迅的雜文	260
後記	269

建国十年来的文艺思想斗争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錯誤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馬克思主義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

有的人說：过去十年来，我們在文艺理論方面，成績是不大的，因为只有斗争，沒有建設，而思想斗争，思想批判却只能消极地打击了某种文艺思想，而不能积极地建設起自己的文艺理論来。这种說法，如果不是从敌人方面来的贬低和丑化馬克思主義文艺理論的論調或从自己方面冒出来的插起降旗、向敌人繳械的論調，至少也是一种强不知以为知的糊涂思想。实际上，思想斗争和理論建設是不可分割的，从斗争中进

行建設恰恰是最可靠最切實的理論建設。任何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文學理論也並不例外。首先，敢于鬥爭，就證明了我們有力量，有理論，真理在我們手里，所以不怕跟各種敵對思想展開戰鬥；其次，我們的隊伍經過了幾個回合的戰鬥，就必然會累積經驗，得到發展和壯大；而且“真理愈辯愈明”，我們的理論也就必然會得到新的發展，磨練成銳不可當的武器；再次，打勝仗就說明解決了敵人，贏得了戰果，而在文學思想戰線上所進行的並不是人與人的鬥爭，而是這種思想與那種思想的鬥爭，因而，被解決了的，就不是人，而是思想，贏得了的戰果，也不是屬於某些人的勝利，而是屬於某種思想的勝利。十年來，我們打了不少勝仗，這就說明無產階級的文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完成了新的建設。

也有人說：過去十年來，在文學思想上展開不斷的鬥爭是不錯的，是有收穫的，可是，經過了十年的鬥爭，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敵對思想基本上已經克服，在全國的各個文學領域里，毛澤東的文學思想已經成為所有文學工作者的思想指針，所以，今後的工作主要的就不再是思想鬥爭，而是研究室里的和平建設，這才是真正的理論建設。這種說法大多是从好心的樂觀估計出發，忘記了敵對的思想還是存在，文學上的思想鬥爭也還是必須繼續。事實上，經過了十年的鬥爭和建設，儘管絕大部分文學工作者的思想面貌已經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無產階級的文學思想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和鞏固，資產階級的文學思想已經大大地削弱，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資產階級人性論、人道主義論的思想、排斥革命傾向性的所謂“寫真

实”的思想、艺术即政治的思想等等，今天还是存在，而且并非仅仅是个别的。因此，在文艺战线上就仍旧需要继续进行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来发展自己、加强理论建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侵袭；我们必须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文艺思想斗争，也象其他方面的斗争一样，在整个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

过去十年来的文艺思想斗争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全国解放以前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端正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给全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奋斗的目标，不论在老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都成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灯塔，成为革命文艺家的思想武装，对当时的法西斯文艺思想、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等形形色色的敌对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造成了所向无敌的声势。建国十年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仅强有力地指导着革命文艺的实际斗争，而且结合着文艺思想斗争的具体情况，结合着历次文艺思想斗争的实际经验，解决了许多过去没有解决或没有明确解决的文艺理论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反过来，这些丰富和提高了的文艺理论又很快地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所掌握，成为展开新的文艺思想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

十年来文艺思想斗争的经验证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指导我国无产阶级文艺队伍进行思想斗争的正确指针；我们的文艺理论是在斗争的风雨中发展起来，而不是在风平浪静

的溫室里“培养”起来的；在击退了修正主义思想、資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种种錯誤思想的同时，也就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論。破和立、思想斗争和理論建設之間存在着不能分割的辯証关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論历来都是在与敌对思想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那种把思想斗争和理論建設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而否定十年来我国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的发展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反馬克思主义的資产阶级思想。我們坚定不移地相信：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論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过去十年，我們已經在斗争中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今后还需要在不断的斗争中求得更大的发展。

二

一九四九年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让位給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矛盾。所以，在全国解放初期，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經开始，但同时还必须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彻底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这种革命形势反映在文艺思想的斗争上，就表现为：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的倾向，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对封建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斗争。

从一九五一年夏到一九五二年秋，我們經歷了第一个大张旗鼓地反对資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批判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文艺思想，公开地宣布在文艺战线上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唯一的领导思想的斗争。这个战役以对电影《武訓传》的批判开始，而以全国范围内的文艺界整风运动的胜利告一结束。一九五一年是建国之后的第二个年头，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刚刚开始，私营的文化企业还大量存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展开，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电影《武訓传》，并且得到了文艺界不少人的赞扬。实际上，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赞扬对封建统治者的投降主义和奴隶哲学，而彻头彻尾地歪曲和诬蔑了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和反抗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出现和受到赞扬，证明当时有不少文艺工作者还不知道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中，什么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是应当反对的；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人民群众的革命传统；更不了解“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切都表明了在这些文艺工作者之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大量地存在，而“为人民服务”还只被他们当作一种装饰。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电影《武訓传》的批判，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通过这个思想批判运动，才使大部分文艺工作者认识了文艺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复杂面貌，以及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危害性；而鉴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也并不是容易的。特别是在具体的文艺创作上，贴上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标

签，并不能掩盖資产阶级思想的实质；而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通过对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分析来决定什么是應該称赞或歌頌的，什么是不應該称赞或歌頌的，什么是應該反对的，然后才可能表现出来。因此，这次批判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对文艺工作者起了敲响警钟的作用，使大家認識到：在解放之后的新历史条件下，需要如何地划清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界限，如何地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思想的領導，如何地批判自己身上的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思想，如何地改变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状况，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如何地努力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树立起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坚强信念，进一步地貫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由此給全国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使大家深切地感受到严肃地划清工人阶级思想与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思想的界限的必要。

一九五二年初，就結合着各界資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展开了全国性的文艺整风运动。通过这个运动，全面地批判了文艺工作中的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思想，从許多具体問題上划清了工人阶级思想和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从认识上分清了敌我，第一次促使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承认：在文艺工作中，工人阶级的思想是唯一的領導思想；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思想必須改造，文艺工作者必須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之中改造自己。这按当时的情况說来，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文艺战綫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完成了文艺战綫上的民主革命阶段遺留下来的某些任务，

而給文艺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同时并举的总路綫服务創造了条件。

一九五二年底，当恢复国民經濟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并举的总路綫，确定了全国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

一九五四年，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貫彻党的总路綫的高潮中，当时由馮雪峰、陈企霞主持的《文艺报》却对資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以及他們的唯心主义思想采取了容忍和屈从的态度，甚至不惜贊扬和歌頌；而对待新生力量則采取了資产阶级貴族老爷式的輕視和压制态度。这年十月，《人民日报》揭发了《文艺报》編輯思想上的严重錯誤之后，接着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以俞平伯的《紅樓梦研究》为中心的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資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适派的資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

对电影《武訓传》的批判，主要的是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遺下来的任务——批判反映在文艺上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对封建势力的投降主义，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問題和文艺工作的方向問題。而对俞平伯的《紅樓梦研究》及胡适派資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则除了解决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批判資产阶级学者对我国文化艺术遗产的曲解和貶低，以及对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誣蔑和虛无主义态度之外，还开始接触到了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并举时期的世界观的改造問題——走社会

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問題。

这个斗争开展以前，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領域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还占着相当大的势力，而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还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百般夸大。經過这次广泛的、全国性的思想批判之后，基本上清除了旧基地上遺留着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势力——特別是它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潜在势力，給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学研究新軍开辟了广闊的发展道路，在古典文学研究領域中高举起了馬克思主义的紅旗，树立起了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并且，在这个思想批判运动中，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作了正确的估价，扫清了过去资产阶级学者——从胡适到胡风——长期以来的歪曲宣传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个文艺思想批判运动，是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論队伍——特別是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的新生力量，对有长期历史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打了一个决定性的胜仗，壮大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声势，为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新軍的生气勃勃的战斗和前进扫清了道路，并且，为广泛地展开文艺学术問題的自由討論，展开建設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发展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在学术領域中插上毛泽东思想的紅旗，創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公布了胡风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所謂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书”；一九五五年二月，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議号召对胡风

的反动文艺思想开展批判；从此，又在全国范围内对披着馬克思主义外衣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文艺思想展开了批判。这是一场尖銳的、剧烈的阶级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的文艺方針、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进攻，已經不是一朝一日的事；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斗争也是从未间断的。但是，这些說理的批評从来没有使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改变他們的观点，只是换得他們更大的仇恨。当前述的《文艺报》的錯誤被揭发之后，胡风立刻借着这个机会来全面地攻击党、攻击文艺团体和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論与文艺批評，把这些一律誣蔑为“庸俗社会学”，实际上，就是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

胡风在这个“意见书”里，提出了所謂“在讀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的“意见”，全面地攻击党的文艺方針和党所坚持的文艺路綫：

他反对要求作家具有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方法不可分割的主张，反对世界观对于創作有决定性的作用的看法。

他反对要求革命的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企图以所謂作家的“日常生活”来替换工农兵群众的生活。

他反对要求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作家进行思想改造，企图将思想改造和所謂“实践”对立起来。

他反对要求作家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艺传统，創造文学的民族形式，而企图把所謂“接受国际革命文艺經驗”——实际上是全盘接受西方資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的經驗和继承民族的文艺传统对立起来。

他反对要求作家采取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重大题材，反对要求作家表现现实的光明面，描绘新的英雄人物，而强调描写落后和黑暗，企图将虚伪的“忠于艺术”放在忠于现实之上，诬蔑反映先进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为“通体虚伪的东西”。

胡风的所谓“文艺主张”完全是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路线的宣战。

通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全国性的批判和揭发，不仅在群众之中揭露了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实质，基本上肃清了这种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逐步地剥开了胡风集团伪装的假象，而将他们“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反革命的真象公之于群众。一九五五年五至六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达到了揭露的高潮。从此，才使广大的群众认识到：纠缠了二十年之久的胡风的反党“理论”，只是他们的反革命行动的蔽幕物。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五个主要问题——他们称为“五把理论刀子”——的不断攻击，不过是他们的反革命行动的一部分。

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相的揭露，是我们在文艺战线上所打的一个头等重要的大胜仗，因为胡风集团是我们二十年来没有彻底攻克的反动堡垒，严重地危害了文艺战线的统一和纯洁，在某些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在这个斗争中，由于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不仅进一步地证明：文艺工作者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重要性，坚持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坚持批判地继承民族文艺的优秀传统，坚持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重大题材等理

論和方針的正确性，鍛鍊了大家辨別文艺上的敵對思想的能力；而且徹底地撕碎了胡風集團的偽裝，鍛鍊了大家在特殊情況下從事活動的敵對政治勢力的辨別能力，給我們在區別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敵我之間的矛盾的問題上，提供了生動的經驗和教訓。

一九五六年是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上解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的年份。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間，當全國人民正在歡慶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歡慶“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公布，歡慶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歡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超額和提前完成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指標的發表，歡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順利貫徹的時候，資產階級右派發動了對黨、對社會主義的進攻。

黨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着各種矛盾的前提下，為了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藝術上不同形式和不同風格的自由發展，學術上不同學派的自由辯論，以求迅速地繁榮和发展社會主義的文化。而資產階級右派却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解釋為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否定，解釋為對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化藝術的否定；於是，這一小撮人就假借“百家爭鳴”之名，來行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實。“藝術是時代的風雨表”，在這個時候，藝術方面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修正主義者也不落人後，迅速地結合起來，對黨對藝術事業的領導權，對黨的藝術方針和社會